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鄒庭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錄監生臣陳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五

明 胡廣等 撰

桓公中

戊三年 五年 八鄭莊三十七曹桓五十陳桓三十八
卯桓王十 齊僖二十四晉小子二衛宣十二蔡桓
辛杞武四十四宋莊二
秦寧九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羊傳曷為以二日卒

之域也甲戌之日亡巳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傳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巳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趙氏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亂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啖氏曰公羊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巳丑之日死而得按人君雖亡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廬陵李氏曰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為再赴其謬戾甚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趙氏曰如者朝聘之名外相如皆識薛氏曰無相朝之志也假相朝之禮也家氏曰書爵自其人而貶之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臨川吳氏曰如紀者朝于紀也凡國君來朝魯則稱朝往朝他國則稱如內外辭也諸侯相朝雖有

其禮然春秋之時小役大弱役強強大之國必不往朝小弱之國雖敵體之國亦不相朝惟小弱必須往朝于強大葢畏之也齊鄭以強大而朝於紀之弱小葢借朝之名以往紀而實欲以兵襲取其國紀素知齊鄭之圖已故覺其謀而齊鄭之詐不得以行也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之故備告于策杜氏曰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劉氏曰春

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聖人誅意之效也故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茅堂胡氏曰兵莫憯於志鄭伯克段齊侯如紀其憯甚於鏌鋣人君明此義可以正其志人臣明此義可以格君心之非使之不遠而復也張氏曰春秋惡其懷盜賊之心而行朝事之禮書之若實朝于紀然所以抑强暴惡譎詐也臨川吳氏曰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汪氏曰外相如惟齊鄭如紀與州公如曹春秋惡齊鄭之不能恤小國而假朝禮以濟姦人之謀惡州公不能保其國而假朝禮以為依人之具皆非真能行朝禮者也夫不能保小寡而思啟疆以利己不能自强於為善而依人以求托其身皆春秋之所不予也比事以觀考齊人滅紀之本末及州實之來魯而聖人之意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

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間二國為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立督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百計求援六年會于郕其冬來朝謀於魯也深矣九年季姜歸京師托於周也至矣十一年鄭莊卒後齊鄭之黨方散故十三年紀侯得魯鄭而僥倖於一勝然怨愈構矣十四年齊僖卒襄公立十七年于黄之盟魯欲平二國也而襄公方襲小伯之勢豈顧一盟而棄僖公之業哉故莊元年而遷郱鄑郚矣三年而紀季以酅入齊矣齊勢方盛鄭乃棄紀而為垂之遇矣故自齊鄭如紀蓋十有七年而紀卒去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歎哉○劉氏曰公羊以謂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也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刺譏諸侯非善羣聚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為不可書而改會為如以亂名實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仍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程子曰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仕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仍叔之子云者何氏曰言氏起父在加之者起子汪氏曰詩云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汪氏曰公穀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而使子代行今按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則非公選

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大戊書小序伊陟相大戊注伊陟伊尹子微子之命崇徳象賢蔡傳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丁公世美入掌兵權書顧命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注伋太公子丁公也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國語鯀為崇伯史記鯀治水九年而功用不成舜巡狩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之於羽山以死於是舉禹使續鯀之業舜典伯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書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囚蔡叔于郭鄰蔡仲克庸祗徳周公以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

政視朝廷官爵為巳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以[政]

及童稺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反]

後强暴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

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

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

其深省之也范氏曰君闇劣於上臣茍進於下益參

譏之家氏曰大臣躭寵固位惟恐失之

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書仍叔之子譏其以父

及子也去年宰糾聘名之所以貶也今仍叔子聘不

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

貶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復再聘焉故

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欲謀婚而諸侯莫從桓以纂立懼諸侯討已欲自結於王故因紀之故而為王謀焉故桓王二遣使來聘也春秋書之見桓公以紀之婚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預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伊武也汪氏曰漢以曹操子丕為五官中郎將丞相副魏以司馬昭子炎為中撫軍副相國而遂移國祚宋用王安石蔡京父子而遂致國亡是皆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禍也可不懼哉

葬陳桓公

臨川吳氏曰不書月史失之益陳佗篡立而葬之也

城祝丘

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陸氏曰譏不時髙氏曰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王氏曰祝丘魯地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

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國不書戰外國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拒王道之失也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茅堂胡氏曰天子討而不伐桓王伐鄭非天子事故不言討又曰錫桓伐鄭賵葬成風皆三綱所由滅也故書王而已此亦不王矣不書則無

自而見故去天以示貶其書王則存名號耳番陽萬氏曰桓王伐鄭非天討莊王錫桓公命襄王賵葬成風非天命故皆不書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平聲得為無罪曰桓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去聲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而攻之也薛氏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戎事危道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為重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張氏曰自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日天子帥元戎啟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真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

之而巨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也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啖氏曰不言會及王從君之辭也孫氏曰不言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桓王親伐下國惡之大者曷為不使首兵天子無敵非鄭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陸氏曰陳佗殺太子而立王不能討又許其以師從王之失政亦可知也戰于繻音須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陳氏曰嘗戰矣而不言戰嘗敗績矣

而不言敗績諱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王自將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是故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安定胡氏曰不書王師敗績于鄭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既非聲教所及王者不治也王師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書之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音預也蜀杜氏曰苗民弗服舜命禹徂征之益用兵之事天子不親為之以其至尊不可屈也鄭雖不朝桓王以三國之兵伐鄭失正也永嘉呂氏曰王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何哉蔡衛陳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取三

國之師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鄭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討有加于鄭而三國從之托公義以濟私怨耳汪氏曰傳稱王以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王實變文以著君臣之大分然成十三年傳云公及諸侯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伐秦而經不書諸侯從劉子成子者王臣非至尊之比猶尹子單子之伐鄭止以列會為文也襄十四年傳云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經不書大夫從晉侯者諸侯非王命不當擅興列國之師蓋齊桓晉文之侵伐止以列會為文也文定謂桓王伐鄭非天討乃端本澄源之意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而遠近莫不壹於正非謂鄭莊為無罪也特以諸侯之罪有甚於鄭莊者桓王舍其大而問其細徇其私意而不出於公理是以不得為天討而鄭亦不服耳或者乃謂祭足帥師取畿甸之麥未是稱兵以犯王畧王之伐之有不容已者抑不知王貳於虢祭足

取麥與禾乃隱之三年越三年而鄭伯朝王桓王不禮焉是取麥禾之罪固當問然不當待其朝而不禮也又二年桓王遂以虢公忌父爲卿士是時鄭公子忽在王所鄭伯以齊人朝王又三年而鄭伯以虢師伐宋非惟鄭未叛王亦未怨虢之深也及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於是鄭始怨王至是王復絶之而鄭莊遂不朝跡其所由鄭莊雖小人之雄苟桓王處之有其道則不至此也取麥與禾之罪當其時則不之討令之不朝毋乃已德猶有所缺而不忍一朝之忿屈萬乘之尊以犯積怨之强臣寧不自取辱耶春秋深明其用自貴者始王不稱天以正其本三國書從以明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以存人君無敵之體書三國從王伐鄭以人臣而致天子之親伐則鄭之罪亦不可掩矣從王伐鄭爲一經之特筆輕重之權衡君臣之名分莫不畢見豈不深切著明矣哉○廬陵李氏曰春秋王師之出有

二伐鄭救衛是也陳氏曰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以而救衛書子突又不可一概論也劉氏曰穀梁謂舉從者之辭為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又妄云舉從者之辭何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

大雩

此書雩之始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命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為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正雩在四月為五月不雨修雩故記之於五月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張氏曰建巳之月常祀不書至非常祀之月或遇旱暵則因旱而舉春秋書之以見災異臨川吳氏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為天子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

禮則不書七月八月九月則皆過時故書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熟尤為非時也魯有舞雩壇盖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為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汪氏曰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月令注諸侯雩上公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孫氏曰謂之大者惡其僭用天子之雩也不謂之大則魯僭天子之惡無以見矣家氏曰郊禘亦僭而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若雩則天子與諸侯為禮各異故書大以斥其僭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汪氏曰書郊則或以瀆卜或以牛災或以過時書禘則或以秦喪制或以尊妾母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此皆國史所不能

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邵子曰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非也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由性命而發言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巳之寢禮也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祭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程允夫問孔子謂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泰山五章皆聖人救天地於將滅故其哀痛與春秋同意曰是汪氏曰魯諸侯而祭天地及境外山川猶季氏

以大夫而祭泰山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説矣朱子曰天地陰陽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豈有外乎此汪氏曰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也故郊禘大雩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理之當然也天下國家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幽明一理顯微無間苟知聖人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所難知哉。劉氏曰左傳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耳遇旱而雩非常也非常當書書為旱發非為過時發也汪氏曰經書雩二十一左氏於此年云書不時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三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其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其意以互文見義皆以旱而皆不時也然春秋書雩實以旱書而併著其僭耳廬陵李氏曰經

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七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為政故以為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為大旱趙子以稱大為褊雩舊說又以為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為僭矣穀梁例曰雩月正也時不正也其說以為必待時窮人力盡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心哉穀梁又以為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雩於山川之義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三十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

螽

公羊傳螺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杜氏曰蚣蝑之屬為災故書劉氏曰上書雩螽

之為物常因旱而生程子曰螽蝗也既旱又蝗譏不在書也朱子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汪氏曰春秋書螽者十桓僖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三見何氏曰煩擾之應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也

冬州公如曹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張氏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

因州公不反國為杞所幷遂以淳于為都未詳孰是天子三公稱公汪氏曰如周公召公之類王者之後稱公汪氏曰如宋公之類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書畢命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注畢公名高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詩淇澳小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通鑑唐玄宗開元二年定內外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臨川吳氏曰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大去其國同但州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無所如爾凡國君如他國皆朝也蓋其國危亡將寄託於曹假朝禮以行

實則奔也

乙桓王十六年齊僖三十五晉小子三衞宣十三蔡桓亥四年九鄭莊三十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

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寔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程子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王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曰不言州公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言寔來陳氏曰但曰州公來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正月寔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陳氏曰古者諸侯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令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

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强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黄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武邾益曹陽州寔之徒汪氏曰許斯胡豹頓牂沈嘉路嬰兒皆書名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

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强上聲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家氏曰夫以外諸侯入補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于王思所以為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也○劉氏曰公羊云謂之寔來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雖無禮我可不為禮乎

附錄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

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公左作成

左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成魯地孫氏曰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郕同旨家氏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啟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强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與

附錄左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公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程子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戚夏大閱妨民害人失政之甚其不言公益懼鄭畏齊為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

法獨詳於三時者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皆如振旅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汪氏曰夏之仲冬乃建子之月周之

八月乃建未之月盛夏煩暑三農耘耔之時而驅以南畝之民以簡車蒐徒為事有人心者豈為是哉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孫氏曰大雩大閱大蒐之類皆譏其僭天子夫子修春秋不斥言故因事而見意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范氏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亡危之道今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杜氏曰鄭忽詐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也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

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何氏曰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臨川吳氏曰先王之時兵彌不用然不忘武備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習武事三時所教其法皆畧惟仲冬教大閱其坐作進退擊刺真如戰陣乃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行為其僭禮故因失時而書之以著其僭王氏曰僭制妨民故聖人謹而日之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兵戎外事故大閱以壬午治兵以甲午猶吉日美宣王田而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也○陸氏曰公羊蓋以罕書也按以其非常故書爾非為少也穀梁葢以觀婦人也按經無異文傳自穿鑿劉氏曰所謂罕者謂自入春秋今始一閱耶抑謂桓公今始一閱也文之不通難以强合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絶也曷為絶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喜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程子曰佗弒太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

佗弒太子而代其位朱子曰佗之弒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討賊也朱子曰佗踰年之君不曰陳侯以賊誅也書

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張氏曰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蔡人因人心之不君佗而殺之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汪氏曰詩墓門刺陳佗也其詩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則陳人不以佗為君可知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陸氏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蔡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臨川吳氏曰陳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簒弒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陳佗簒立既葬桓公君陳亦已逾年矣然簒賊非可稱君故名而不爵凡簒賊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子與鄰國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之為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殺

之則春秋以討賊之義歸之矣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蔡人殺陳佗是也家氏曰前此陳人為衛討州吁今蔡人為陳殺佗此鄰國之義討春秋所深與也治鄰國者有褒則黨鄰賊者在所誅矣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音班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遏人欲於橫去聲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内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

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可堂

吳氏曰王政不綱天子不能討賊而聖人明春秋之義以討之謂非天子之事而何耶其討之也奈何曰如殺賊書人是也意討賊天子事也聖人不唯自任而又寄之人人僭耶不得已耶故曰知我罪我其唯春秋乎汪氏曰弑君而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人齊人能自討賊陳佗夏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臣子之不能討其罪著矣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誘比以為君之利而俾當大惡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非討賊也故以公子相殺為文陳人雖殺宋萬然與賊為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杼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於南宮萬書之則為扞君難故不見於

經齊商人蔡般既為國人所君曠歲歷年假手於盜賊讐夷而討之春秋唯欲奪其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趙氏曰佗弑太子之賊公穀不達此意妄云淫于蔡淫獵于蔡不近人情廬陵李氏曰討賊例已見州吁下公羊穀梁之說皆傳聞之謬耳獨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為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

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帑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穀梁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程子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嫡音的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

啖氏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趙氏曰禮備於嫡是重宗廟記其是以著其非也蜀杜氏曰書同生正魯國之傳嗣而遏簒逆也張氏曰蓋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

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禮記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植遺腹朝委

裘而天下不亂者前漢書賈誼傳孟康注委裘若容衣天子幼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茅堂胡氏曰適冢生大事也春秋書此以正國本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而國亂數世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而延祚四百傳世三十一其效可見矣問出姜之子不書其生何也曰記子同生明與子之法也春秋兼帝王之道或以天下為公而與賢或以世及為禮而與子與與賢貴於得人故季札辭國仲尼不取與子定於立嫡故文姜始入春秋書之按左氏所載即太子之禮也載于史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於受誓為世子其物采等衰固殊絕矣配適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春秋與子之法也文公不知此

義故子亦見殺出姜歸齊其生不見於經葢仲尼削之耳鄭忽衛蒯聵出奔宋座晉申生見殺王猛兄弟之以干劉單皆其君父不知此義是以蒙首惡之名不亦悲乎

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

杜氏曰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

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劉氏曰公羊以謂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不復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為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子乎朱子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永嘉呂氏曰二百四十二年惟此書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啟簒弑故以喜書或謂莊文成襄皆嫡嗣此獨書以正周公之後決後世

之疑或謂為莊公如齊納幣張本要之皆不然國之主器莫重於嫡嗣嫡嗣不正則禍亂生焉故古者嫡子生必以禮舉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絕庶孽覬覦之心也若其受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以至於失時越禮則亦可以因是而考之矣

冬紀侯來朝

左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其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豈為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

按左氏會于郕諸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

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朱子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容死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三十二年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事見左傳僖公五年八年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音現矣魯桓者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蜀杜氏曰桓之篡王法所不容諸侯不能討而朝之聘之春秋不與是義不可以朝桓矣今紀之來復存其正爵以其懼於齊難與

其所親謀之故怨之也沙隨程氏曰溺人近死何暇論援者之賢否也汪氏曰桓公簒立得罪於君父凡惴惴焉不能自保而結大國以自安即位之始年求盟於鄭三年求婚於齊未幾次班後鄭而取怨於齊則非時大閱以備不虞是其憂愉信縮固係於齊人頻笑之頃又安足與謀紀難哉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紀侯之謂矣然春秋所以恕紀侯而不之貶者如人遇強禦於國門之外者有過者亟執其裾而愬之不暇問其人之善惡也夫紀以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間欲上告於天子則不能欲下告於方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也其所以僕僕朝魯會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魯之與齊皆比鄰婚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聖人其以是而恕之乎比事以觀紀不能自強於政治苟依人以圖存魯桓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朝禮而莫之或恤齊以強大肆意於呑噬小弱其罪皆不待貶而自見矣

丙子　桓王十五年　七年　齊僖二十六　晉小子四　衛宣十四　蔡桓十　鄭莊三十九　曹桓五十二　陳厲二　杞武四十六　宋莊五　秦寧十一　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杜氏曰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高氏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為齊東野人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程子曰如天子不合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

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禮記王制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朱子曰盡物取之出其不意聖人不為也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劉氏曰焚咸丘淫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奔追不越防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李氏璉曰火田直焚一叢一聚豈容焚一澤也譏盡物故書之臨川吳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未出固可用火此不當田狩之月而火田又咸丘非狩地故譏○劉氏曰公羊以謂咸丘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故不繫國焚之者樵之也以火攻也按公羊凡內取邑不繫國惡歸之邾婁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今但曰焚咸丘

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以其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程子曰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之所不容也而天子罘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朝別立義也杜氏曰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張氏曰穀在襄陽府穀城縣鄧在鄧州皆去魯絕遠范氏曰別言朝同時來不俱至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

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殺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服虔曰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遠朝弒君之賊故賤而名之孫氏曰桓殺惡之人諸侯皆得殺之二君反交臂而來朝故大名之陳氏曰古者鄰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有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也而亟朝桓生朝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名名其後甚者也張氏曰桓弒逆人而穀鄧遠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君

與反面事讎滅同姓以孤本根之罪無以異是年不書秋冬以諸侯相繼朝桓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

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之月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

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歳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

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去聲環視而未之卹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可有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問桓四年七年因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穀伯鄧侯來朝故不書秋冬然則二年滕子來朝紀侯來朝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以至六年九年十五年皆有諸侯來朝何以書秋冬茅堂胡氏曰桓弑君而立滕侯首朝貶爵為子以懲崇亂也天王刑罰所自出也既不能討又以其立而聘之故不書秋冬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豈天下之大諸侯之衆莫有能舉義者乎及穀鄧無故相率自遠來朝然後知天下諸侯莫有可望人欲橫流莫有禁之者矣故不書秋冬若紀侯來朝自為謀其國事爾非為桓立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失刑之義已立於前矣此又別有義也大抵聖人筆端造化神明莫測豈拘定一義而已○趙氏曰左傳云穀伯鄧侯名賊之也此説不明故不取公穀並云失國之君假令實奔魯而公待以朝禮即當書云穀伯鄧侯來奔某日朝公不應越例書名而沒其來奔也

陳氏曰失地之君不曰來朝茍有出者如衛侯朔奔齊譚子奔莒是也茍有來者如郕伯來奔州公寔來是也○汪氏曰或以無秋冬為史闕文然昭公十年無冬有月而闕時定公十四年無冬有事而闕時月此可以言闕文也豈有二年秋冬無事而兩時並不書首月乎況公羊傳桓十七年闕夏然猶書五月莊二十六年闕春然猶書事於年下惟成十年闕冬不書事而左氏穀梁皆書冬十月茍曰桓公四年七年非聖人所削不容三傳皆闕蓋二傳傳授各異而經文皆削秋冬必有深意程子之說疑得聖人之旨

附錄左傳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丁丑桓王十六年 八年 齊僖二十七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蔡桓十一鄭莊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三

杞武四十七宋莊六秦寧十二楚武三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嘗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兹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音仲冬何氏曰烝衆也氣盛貌冬萬事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

革命改正亦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汪氏曰文定據逸周書維十一月既南至日短極謂周以子月為歳首不改月數竊考逸周書文體全似吕令其言多與古書殊異或後人假託之書况六經惟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謡之詞故隨舊俗稱之書云王在新邑烝祭歳在十二月則用亥月孟冬烝祭亦未為非禮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閲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趙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此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是以閉蟄而烝為是杜氏曰建亥之月昆蟲閉戶烝祭宗廟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杜氏曰此夏之仲冬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啖氏曰此書以彰下丈耳非譏也趙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而春秋無礿祀者葢春秋中再書烝一書嘗兩書禘皆為失禮及有變故乃書耳於祠礿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汪氏曰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葢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之慢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酉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大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筆之於經以示貶焉或者謂桓有大惡不可以祀先君故聖人因其失禮而特書以重其惡其言失之鑿矣閔僖之禘文公之大祫亦可謂有大惡而不可以祀先君乎○趙氏曰穀梁

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按正月之烝不失時也公羊曰譏亟也經為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劉氏曰猶將書壬午猶繹不得不先書有事于大廟也盧陵李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亦同詩云礿祠烝嘗此取協韻耳非有異也王制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義於郊特牲同祭統與王制同吕氏草廬曰王制篇內礿皆當讀為祠禘皆當讀為礿此說是也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也禮記諸篇皆漢儒約春秋為之見春秋有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說又見春秋止有烝嘗禘三祭遂有諸侯缺一祭之說皆不可信而鄭玄注祭統以為夏殷禮誤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程子曰桓公弑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杜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音謠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汪氏曰舜先言臣而後言君臯陶先言君而後言臣可見其君臣交相尊榮而互相責勉之意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

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荀子王霸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人主之職也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比事以觀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附錄左傳春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已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臨川吳氏曰建子之月已烝矣建辰之月又再烝焉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宋氏曰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閔一貶而起二事此兩書烝二事而一貶汪氏曰僖二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屢書而一貶義

與此同

附錄左傳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黄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陳氏曰但曰伐邾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孫氏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兵伐人之國故

直稱伐邾髙氏曰紀紀也滕也鄧也㲉也郕也杞也戓朝

戓會邾不修舊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焉邾不能奉

辭以討桓宜乎

其反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曰今八月

書時失程子傳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王氏曰陰

陽方中而寒氣先至

此積陰侵陽之象

附録左傳冬王命虢仲立

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左傳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

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程子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問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葢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

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縁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説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劉氏曰為之節者王當使大夫命魯侯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内主予一人將卜于紀姜氏委諸伯父伯父其以予敬若先王之禮魯侯稽首對曰天子有命敢有弗恭使者以是言也復于王魯使大夫請於紀侯曰天子使某來命我寡君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内主予一人將卜于紀姜氏使某也以告主人宜固辭固辭不獲命主人曰某也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吉使上大夫用王后之禮逆以歸也此豈人臣之所當遂於竟外哉

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氏曰官師劉夏非卿禮記官師中士下士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茅堂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大上無適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即向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趙氏曰遂逆者譏不躬白於王孫氏曰桓王娶后于紀命魯主之故祭公

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王專逆后于紀故曰遂臨川吳氏曰士昏禮納徵之後行請期之禮歸期有定日而後親迎重昏禮也天子之尊雖與士禮不同然亦必先知女歸之期而後可往逆也魯媒紀女為王后葢已先報可於王矣雖已報可而未知紀國歸女之日王遽遣祭公往逆祭公不知其期故過魯問期而後往紀往紀逆后者王命也過魯問期者非王命也故春秋書法如此魯為媒而不報歸女之期于王魯之慢也王未知后之歸期而遽然遣使往逆王之輕也祭公無王命而私過魯問期祭公之專也參譏之公羊以為祭公此來方是使魯為媒若可則就往逆果如此則輕遽尤甚疑不然也張氏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用是往逆其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義哉故書若祭

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為遂事以深譏之陳氏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若甚於逆后后妃母儀天下而以遂專之罪祭公且罪魯也宋氏曰萬乘之君使弑逆之人主婚行禮可乎汪氏曰僖三十年傳云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祭公自魯逆王后所謂以二事出者也由是論之祭公蓋受王命謀婚于魯并逆后於紀爾逆后大事也安有無王命而敢專之哉但天子婚禮當使大夫謀昏於同姓之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故王遣三公謀昏則以輕失為失祭公不復命於王而即如紀逆后則以遂行為罪而交責之也按遂有二義穀梁所謂繼事是以二事出者也公羊所謂生事是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春秋書遂一十九若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亦以一事出者也公子結媵陳人遂及齊宋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專繼事者也若成公以伐秦出而因如京師乃書自

京師遂會伐秦則聖人尊君抑臣之意使若繼事以會伐爾考其事而是非得失瞭然矣○趙氏曰左傳曰禮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言來言遂足明譏矣穀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若責譏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今不言使即罪全歸祭公廬陵李氏曰逆后例二此年及襄十五年劉夏也王者之尊海內莫敵天子無自逆之禮趙子說是然孔子對哀公冕而親迎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似天子之禮曰魯有郊天祀地之祀故云爾非必謂天子也又曰遂例十九穀梁皆曰繼事之詞然亦有法傳者亦有不法傳者疏曰此是例之首故發繼事之詞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中間有事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曹伯襄遂會圍許恐被釋而遂與常例異者重發之僖四年遂伐楚恐內外異故重發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恐尊卑異故亦發之宣十八年歸父奔齊嫌出奔不得同於繼事故發之襄

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嫌不受命與常例不同故發之餘不發者並可知故省文也

戊寅七年　桓王十九年　齊僖二十八　晉緡二　衛宣十六　蔡桓十一　鄭莊四十一　曹桓五十四　陳厲四　杞靖公元年　宋莊七　秦出子元　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程子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僭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杜氏曰

季姜桓王后

季字姜紀姓

往逆則稱王后旣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内主六宫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張氏曰季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之則成所以别於列國用見王命之重而存母儀天下之體於始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詩樛木小序后妃逮下也言其能逮下而無疾妬之心焉注木下曲曰樛言后妃之心如木之下曲也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周禮九嬪注凡羣妃御見之法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

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杜氏曰書字伸父母之尊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劉氏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諸侯主之龜筮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覿羣臣也則不敢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臨川吳氏曰逆稱王后主王朝而言也歸稱季姜主紀而言也陳氏曰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後

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故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是以伯姬婦紀則叔姬為媵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故春秋嚴其名陳氏曰后歸不書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俄而宗國亡焉是不可以不詳也茅堂胡氏曰王后歸京師過我則書來告則書永嘉呂氏曰經書逆王后者二惟紀季姜書歸于京師而劉夏之逆不書歸蓋祭公之逆以魯為之主故書歸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魯不為之主則不書歸矣孫氏曰左傳云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則劉夏逆王后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何哉廬陵李氏曰逆后例三傳皆同獨陳氏以為詳紀事也故當疑六年冬紀侯方托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而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昏之事故魯亟為紀謀亦不待請王命而

遂令祭公逆之所以托紀也而紀卒
不免春秋詳紀事紀亦可哀也矣

夏四月

秋七月

附録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
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
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
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
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
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
潰○秋虢仲芮伯梁
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周禮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

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蜀杜氏曰此諸侯朝會于天子之時所行之禮鄭康成以此為注葢未明春秋之義

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楊士勛曰世子攝其君謂會同急趨王命今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薛氏曰攝事而朝京師禮也朝于諸侯非禮也諸侯閒音閑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杜氏曰王事間缺則修私好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臨川吳氏曰大朝覲大會同諸侯皆往而已獨有疾則不得已

而命世子攝行令曹之朝魯非甚急之務不可缺之禮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音煙得為孝故尸子曰尸子名佼晉人夫已多乎道

范氏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不義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張氏曰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賊之事望諸侯令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揆之於義無一可

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葢經有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當以滕子穀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父子之悖人倫且忘國家之大計也汪氏曰滕穀鄧郳牟葛之朝桓皆貶而射姑不貶者葢世子不當攝君朝諸侯没其名則罪不著此程子所謂别立義也經書世子朝會者十有二曹射姑來朝鄫巫於晉宋成同盟戚齊光盟雞澤會戚會相救陳四伐鄭宋佐會申是也夫世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而代君行朝禮於諸侯及與諸侯會盟救伐皆非世子之所宜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序子男之下淮夷之上庶幾不失位矣齊光漸進而序於薛伯杞伯之上則其僭已極鄫巫亞於魯大夫則屈辱尤甚焉比事考之而義自見

己卯 桓王十八年

十年 齊僖二十九晉緡三衛宣十七蔡桓十七鄭莊四十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

杞靖二宋莊八秦出子二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易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十年乃字反常也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見左傳昭公四年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何氏曰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劉氏曰桓公簒立天子莫討諸侯莫非也故於其甚極詭而書王若謂桓公曰君之不能事天子若是其甚矣如又不改將不可救

矣君如改諸則此其時矣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啖氏曰三傳本皆不謬後人不曉而以濫說附益其中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弑者范氏曰與夷見弑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趙氏曰十一年鄭伯卒十二年衛侯晉卒何不正之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左傳春曹桓公卒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正終生之卒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録 左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弗内辭也

弗者遝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 杜氏曰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葢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張氏

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汪氏曰此年會桃丘弗遇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昭十三年同盟平丘公不與盟皆非魯之罪故聖人皆直書不諱惟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魯不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責賂卒與仲遂盟郪丘則罪之在齊又可譏其無信耳豈論其相得不相得乎劉氏曰公羊以見矣○趙氏曰穀梁曰不遇者志不相得按經意直謂公不見要也非也公羊本解遇為一君出一君要之故謂此為公要衛侯推其文而不可為說其曰遇者相遇云爾何用紛紛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弗例四此年弗遇罪衛也文十六年齊侯弗及盟罪季孫也然皆為內諱恥也追齊至酅弗及有畏也胡氏皆以為遷詞晉人納捷菑弗克納則亦遷善之義矣

附錄左傳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

罪懐壁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内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内諱也程子曰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悖道縱欲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為主甚其惡也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不為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為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葢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劉氏曰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嘗有得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會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

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汪氏曰三國稱爵所謂目其人而責之也戰于魯境尚未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趙氏曰不書及罪專於外也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戰也李氏瑾曰春秋善魯不使三國伐之若三國自為戰也高氏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張氏曰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戰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有大罪極惡三國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辭嚴專罪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為主之例此聖經之特筆

也

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汪氏曰州吁非宋殤則不能舉伐鄭之師鄭人非齊僖則不能舉戰魯之師故雖主兵在衛鄭而春秋必序宋齊為首也戰廬陵李氏曰內兵書戰六此年戰郎十二年戰宋十七年戰奚者諱魯也莊九年特書敗績者惡魯也桓十三年成二年書戰書敗績者此會外兵例非魯事也○趙氏曰穀梁云來戰者前定之戰也非也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爾劉氏曰公羊以謂稱來戰者近乎圍也非也近乎圍豈實圍哉春秋惡戰之意也

春秋大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六

明 胡廣等 撰

桓公下

庚桓王十辰九年

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晉緡四衛宣十八蔡桓十四鄭莊四十三卒曹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六杞靖三宋莊九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杜氏曰宋不書經闕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汪氏曰鹿上之盟三國皆書人齊之盟清丘同盟四國皆書人翟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澶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微者茍皆微者則不書於經矣

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陳氏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畧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方抗子突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畧之也孫氏曰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

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下書及楚人盟于蜀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侯衛侯鄭伯戰郎正月書齊人衛人鄭人盟惡曹以比事之法求之則三國之貶稱人可知也

附錄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孔氏曰是年忽奔衛突歸于鄭一爭也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二爭也十七年忽弑子亹立三爭也十八年齊人弑亹立子儀四爭也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納厲公五爭也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

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高氏曰昭公不終于位五世兵革不息自入春秋考莊公之心慮知其積非必有餘殃矣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高氏曰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執之始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柰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

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茅堂胡氏曰祭仲以命大夫而稱字深責之也或以仲為名者誤矣按鄭詩刺莊公不聽祭仲之諫而其詞曰將仲子兮又曰仲可懷也為此詩者豈斥其國相之名乎是知仲之為字無疑矣陳氏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曷為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為辭也詳矣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與黜同其君而立其

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忘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杜氏曰突不稱公子從告胎公不稱爵鄭人賤之以名赴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

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貽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孫氏曰宋人宋公也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張氏曰死難臣道也祭仲為鄭正卿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啖氏曰公羊以廢君為賢不可為訓劉氏曰公羊論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力殺鄭忽則不待執仲而刼之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又不能是則若强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黜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為此者乎高氏曰仲就執而突歸忽出則是仲納突而逐忽矣詩刺祭仲謂之權臣而公羊因以為可與權豈不異哉廬陵李氏曰經書他國執他國大夫九祭仲鄭詹陳溥塗衛甯嘉宋仲幾皆稱人

以執不稱行人鄭良霄衛石買宋樂祁衛北宮結皆稱人以執稱行人事各不同執而殺者二齊慶封陳于徵師也執內大夫四齊執單伯晉執行父意如婼也穀梁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此例不通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公羊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此說是又曰祭仲左氏稱祭仲足而以仲為名穀梁同之胡氏陳氏以為命大夫則仲為字矣二說既不合而公羊則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注者又以為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於是漢儒反經合道之失出此矣故范氏以為害義傷教不可從要之胡氏說是蓋經書命大夫有三魯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尊之貴王命也其是非則見乎事矣故陸氏例曰諸國大夫王賜之識內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敬之也得之矣

突歸于鄭

左傳厲公立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程子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突不稱公子絶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汪氏曰易詞此年突歸莊三十四年赤歸曹僖二十八年衛鄭歸成十六年曹伯歸

昭十三年楚比歸是也順辭僖二十八年曹伯歸襄二十六年衛侯歸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歸哀八年邾子益歸是也汪氏

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

曰難詞桓十五年許叔莊九年齊小白襄二十五年衛侯昭元年莒去疾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是也逆詞桓十五年鄭伯突莊六年衛侯朔哀六年齊陽生是也

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高郵孫氏曰歸易辭也以歸為善則鄭突楚比果善乎以入為惡則許叔稱字果惡乎劉氏曰突內因强臣之力亦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傑

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絶禍本禁首惡也陳氏曰小白陽生稱齊去疾展輿稱莒皆爭國也突弗係之鄭赤弗係之曹則簒辭也或問祭仲立厲公尹氏立子朝經書各不同何也茅堂胡氏曰祭仲書字見任事之重尹氏書世見得政之久王與侯其子各不同矣○劉氏曰公羊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汪氏曰公羊謂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出入惡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有惡然突歸鄭赤歸曹不可謂無惡許叔入許天王入成周不可謂出入惡鄭忽曹襄出無惡魚石欒盈出入有惡則其說不可通矣難易逆順之說為是廬陵李氏曰經以簒而書歸者二此年突莊二十四年赤執而歸者二傳三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也失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書歸例惟穀梁得之

鄭忽出奔衛

此書奔之始左傳昭公奔衛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張氏曰忽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其立其奔皆不由己是以不爵也趙氏曰鄭忽曹覊未踰年出奔但書名不書爵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書爵其罪大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强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

其君聖人猶録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劉氏曰使忽近君子遠小人與賢者圖事則固良子矣宋雖無道奚憚祭仲雖強奚恤陳氏曰鄭忽身為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矣故書奔昉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去其國未可以言奔必若忽而後可以言奔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

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却逆女之公子于野見左傳昭公元年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强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强於為善也汪氏曰春秋之初惟鄭國最强與齊為黨假王命以伐宋詐戰而取三師入郕入許戰勝攻取雖以天子之尊率諸侯之兵造于城下亦棄甲曳兵不敢與敵而桓王且親集矢於其肩奈何其没未久而世嫡之重為鄰國之所逐矣亦猶齊桓之霸號令天下幾於改物而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也忽之昏庸狂愎勢孤援寡才不足以君國權不足以馭臣威不足以攝鄰冒向足深責哉○廬陵李氏曰春秋初年數天下之彛倫者自鄭莊始

殺弟誓毋敗王師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没未幾國内大亂可以為永鑒矣突簒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櫟人殺檀伯而入櫟據强都以窺鄭諸侯會于袲又會于曹以納之而弗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焉於是鄭國之禍稍息而楚兵迭至矣鄭莊之姦雄亦果何益哉○陸氏曰公羊謂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按前後例伯子男皆殊稱非一也又鄭伯爵也若稱子何闕爵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穀梁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曰柔魯大夫未賜族胡氏曰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張氏曰自

去年魯與齊衛鄭為仇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慤相與之心又以大夫盟宋公陳侯故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堅宋之合也陳氏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永嘉呂氏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無駭率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獲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句繹矣家氏曰以大夫盟諸侯強國行之則為仇弱國行之則為僭末流之弊大夫因是而外交強國以會制君此其權輿也汪氏曰翬始帥師會伐鄭不稱公子今柔始會諸侯盟以穀梁溺會伐衛例之亦安

知非貶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豈非世變之大者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盟外諸侯九始於此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公作童

杜氏曰夫鍾郕地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杜氏曰闞魯地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虚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

存而不削於以見音現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家氏曰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交春秋一經書盟會未有若是煩數者也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葢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辛桓王二十年己巳十年 十有二年齊僖三十一晉緡五衛宣十九蔡桓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七杞靖四宋莊十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傳平杞莒也杜氏曰曲池魯地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臨川吳氏曰紀為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為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此會也僅能與小弱之莒偕其不能為助而無救於紀之亡也益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杜氏曰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張氏曰南燕姞姓國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為鄭賂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為鄭致請焉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曰不書葬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虚虚去魚反公作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虚冬又會于龜杜氏曰虚龜皆宋地張氏曰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桓公欲平宋之急屈已往來宋地與之為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髙氏曰用見宋益䟽公而公强從之不已祇自辱也汪氏曰桓公屢至宋地强宋公之從而不已固為屈辱然二盟四會皆以會宋為詞則是宋公有志於會盟矣葢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為鄭免其賂是以卒不

能降心以相從也魯桓會忽于郎之戰幸鄭莊之卒欲求好于厲公而以恩結之厲公簒忽特欲反忽之所為而求善于魯以為之援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杜氏曰武父鄭地張氏曰公自龜還遂會鄭伯而謀伐之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桓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簒國而立交政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背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也襄陵許氏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

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永嘉呂氏曰突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從而君之從其實也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陳氏曰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也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王氏曰桓殺隱馮弑殤突篡忽桓受賂於宋宋責賂於鄭斯惡同而罪均者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

孫氏曰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不與公及鄭伯伐宋故以魯鄭自戰

為文高氏曰內沒公而稱及鄭不爵而稱師鈞其罪也陳氏曰前稱公後稱及前稱鄭伯後稱師畧之也於是欲平宋鄭朞歲之間會于折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於僖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張氏曰兵法曰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桓鄭突此役是也臨川吳氏曰宋莊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鄭突遂忘宋立己之恩與魯結黨為伐戰之舉魯桓棄屢會屢盟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興兵以讎舊好之宋交道之反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況國君乎汪氏曰桓平宋鄭不從而至於伐戰宣平郯莒不肯而至於伐取皆不能反己而求其本也廬陵李氏曰宋莊之得國鄭有力焉今鄭突之得國以宋之力也宋莊鄭突氣類相同其交且固矣然宋莊之

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魯齊陳鄭之皆有賂故也令責賂于鄭是以已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武父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吁嚴矣哉○吳氏曰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不知省文之義故云耳按此後魯常與鄭和公羊傳義是也劉氏曰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曰內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附錄左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壬午 桓王二十有三年 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惠公朔元年蔡桓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十一年

公林元年杞靖五宋莊十一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春

附録 左傳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公羊傳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内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内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杜氏曰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

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趙氏曰據經文内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若實為宋鄭戰何得主齊紀乎豈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焉不然紀懼威之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葢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去聲紀而與戰臨川吴氏曰昔者也魯桓數數為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莊助齊謀紀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為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强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辨喻之

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王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事見左傳隱公十一年鄭勝蔡而懼事見左傳襄公十八年蔡大敗楚而滅事見左傳定公四年哀公元年令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

之意也永嘉呂氏曰紀以垂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此可喜也齊以大國之威而畜必報之憾甚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為黄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趙氏曰左氏云宋責賂於鄭且責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和無容諸侯為戰也公羊云曷為後日恃外也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按先會而後日成會而後戰也恃外有無義也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蓋不地者有紀都也無他義劉氏曰左傳所載不書所戰後也若宋鄭相怨為此戰鄭當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齊戰也何故反沒戰地乎公羊云近故不地則郎之戰非為近也而曰郎猶可以地不亦誣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外之戰二十三書敗績十五書戰例左氏曰皆陳曰戰胡氏曰

兩兵相接曰戰書及例胡氏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趙子曰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以華及夷也戰不言及交為主也書敗績例左氏曰大崩曰敗績何氏曰績功也諸說皆通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臨川吳氏曰二月已巳之戰齊紀為敵怨衛助齊滅紀魯為紀禦齊魯衛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杜氏曰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陳氏

曰凡君在喪恒稱子衛宣未葬而稱衛侯不以居喪之禮出也張氏曰朔與凡伋壽爭國者志于立乎其位忘哀戚之心故未葬稱爵

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汪氏曰春秋在喪而出預會盟征伐及遣使鄰國者有十此年衛惠會戰紀僖九年宋襄會葵丘二十五年衛成會洮二十八年陳共會溫三十三年晉襄敗秦于殽宣十年齊頃使國佐聘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四年鄭悼伐許定四年陳懷會召陵侵楚是也然宋襄衛成陳共懷皆稱子則見其未易吉服其罪猶可末減此年衛惠稱爵會戰則以吉服從戎其罪益甚矣然戰紀非朔主兵故直書而惡自見晉襄敗秦則忘親背惠墨縗經而以詐取勝視朔尤甚故不稱爵而以微者紀之宋共衛定未葬而已越葬期齊頃鄭悼雖

已葬而未踰年但直書而罪惡著矣

夏大水

張氏曰陰盛之災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讎不復怨氣蘊結有以致之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癸桓王二未十二年齊僖三十三卒晉緡七衛惠二蔡桓十七鄭厲三曹莊四陳莊二杞靖六宋莊十二秦出子六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杜氏曰以曹地曹與會臨川吳氏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慮齊衛之報怨也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於其地王氏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時燠也

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朱子

曰鑿氷取氷於山也沖沖鑿氷之意納藏也藏氷所以備暑也凌陰氷室也蚤蚤朝也獻羔祭韭而後啟之月令仲春獻羔開氷先薦寢廟是也周官凌人之職頒氷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氷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氷無無氷者溫也張氏曰陰不能成物之災高氏曰凡不宜無曰無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劉氏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善惡不明賞罰不行之象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

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茅堂胡氏曰春秋極謹天變如無冰李梅實六鷁退飛無麥苗鸛鵒來巢之類以今觀之其事若甚小然春秋一一書之則不可謂小事矣永嘉呂氏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及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四時無愆陽伏陰淒風若雨故夫藏冰發冰者燮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常燠之異而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或謂開冰而書無冰豈有建寅之月遽開冰乎春秋所書螽蝝李梅實隕霜之類皆據目前之災異而志之豈必待開冰而後書無乎或者又援大無麥禾之例謂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冰而後書無冰

也不知大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後知也開氷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比乎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無氷成元年二月書無氷襄二十八年書春無氷則知因陽盛氣燠而隨時以紀之苟以發氷而知無氷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氷無氷而書無或發氷無氷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乎

夏五

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杜氏曰不書月闕文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括蒼趙氏曰史闕文傳記不備不敢參以已意如夏五郭公之類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朱子曰疑而不闕則流於謬妄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東坡蘇氏曰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

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程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臨川吳氏曰正月魯鄭二君會曹而未盟故鄭伯使弟語來魯與公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凡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高氏曰將命者大夫之事不可使弟語為子人氏實遠君命其寵任之蓋有事來矣來盟于我彼欲之之辭也涖盟于彼我欲之之辭也鄭魯同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于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汪氏曰春秋書來盟者六鄭語衛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高子屈完宋華孫皆未定之盟也杞子則君自來其盟亦非前

定者也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特來結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著大夫之敵君也廬陵李氏曰來盟例五鄭語衛良夫稱使者前定之盟也謂已有約言未足效信而釋兹復遣使固結之也楚屈完齊高子不稱使者權在二子謂齊楚二君遣使之時未嘗有命令盟也宋華孫不稱使者華孫權臣專行不受君命也屈完非求魯亦書來者内桓師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

公羊傳御廪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廪災何以書記災也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廪粢盛音成之所藏杜氏曰御廪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臨川吳氏曰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妻之類是

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謂御食御書御藥之類及此御廩是也御廩者以貯人君躬耕籍田之米專供宗廟之粢盛而不敢他用者高氏曰御廩災此將不得奉其宗廟之祥也君躬耕夫人獻種稑以供粢盛而災焉咎在君夫人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於此

營宮室以宗廟為先禮記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汪氏曰據世室新宮亳社皆不書新作

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先後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汪氏曰如文王以民力築靈臺而民歡樂之之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

春者異矣汪氏曰妄興土木如秦皇漢武之類今按宮廟志災者六御廩西宮新宮亳社譏不能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僖宮譏其非禮而宜災也

乙亥嘗

左傳書不害也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

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杜氏曰先其時亦過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范氏曰用火災之餘以祭宗廟乃不敬之大者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孫氏曰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張氏曰有御廩災之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心必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于祖考況周之八月未當時祭何為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特書以責其苟簡蔑裂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王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為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非獨不警天變而

褻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趙氏曰穀梁云御廩之災不志按此乃大故何得不志左氏曰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也又以災之餘而祭譏不敬也非為不害而書公羊曰不如勿嘗而已按有災當警懼修飭而改卜何得便闕先君之祀乎又曰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按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郊禘同遂妄言耳又曰王制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此為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烝嘗禘三種所以云爾汪氏曰郊禘諸侯之所不當祭故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嘗社諸侯之常祭故春秋一書嘗已以災餘之米供粢盛四書社皆以日食大水鼓用牲之非禮而志之不書祭社以為常事也漢儒因中庸以郊社禘嘗並言又見春秋書郊社禘嘗故傅會以為皆僭禮然春秋書烝書嘗豈以嘗獨為重祭而烝非重祭乎嘗而謂之大

春秋何以不書大乎趙氏辨之當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衛人下

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太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巳意也杜氏曰謂進退在巳何氏曰以巳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茅堂胡氏曰齊桓晉文戰勝天下威服諸侯固能左右諸國之師非以弱假強故不言以宋怨鄭突之背巳故以四

國伐鄭魯怨齊人侵已故以楚師伐齊事見僖公二十六年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事見定公四年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趙氏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等國兵而不自交鋒也永嘉呂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為人所以之稱四國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戰楚而戰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擅征伐皆惡之而況以人之兵伐人之國哉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薛氏曰四國不守王法而甘為宋用其罪同也故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范氏曰本非所得制令得以之也陳氏曰伐未有言以者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則會者序爵而已矣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矣書以者必中國乞外兵者也張氏曰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為仇讎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為丁未之戰宋以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於齊蔡陳衛益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為聽比於平日諸侯各帥其師以伐人者不同故書以夫宋不反其黨庶孽徇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志其罪皆不可勝誅也劉氏曰書宋人以齊

人則足以知宋人者宋公也書晉人及姜戎則足以知晉人者晉侯也宋公殘人之國而毀其宗廟晉侯背父之殯而覆人之師其罪一也王氏曰宋公以私忿而用四國之兵四國合黨而惟宋公之用諸侯之兵聽命於一個防於此故五國之君皆貶人之王氏發義曰入人之國毀人之祖廟不道之甚故皆惡而貶之入而書伐鄭亦有罪致其伐耳永嘉呂氏曰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甚者矣汪氏曰或謂言以者用彼師伐戰而已不交鋒盍泥於左傳紀柏舉事皆吳楚自戰故云爾盍蔡師微弱故不詳録也夫苟不自交鋒則非能左右之之謂矣况傳稱宋以太宮椽歸為盧門之椽經書魯取穀則非不交鋒之驗也○廬陵李氏曰兵事書以例三穀梁於此年及公以楚師下皆曰以者不以者也而注者又引雍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此說是矣獨於蔡侯之以吳子則曰以蔡侯之

以之舉其貴者則又變不以之例蓋其所以以者雖同而事則異觀此伐鄭皆書人取穀特書至則貶之無疑而蔡侯以吳特進而書爵則無譏矣此春秋所以不可一概論也趙氏以為宋但用齊蔡等兵而不自交鋒歷引左氏柏舉之戰吳楚自戰而蔡不交鋒以證之亦有理陳氏之說於世變亦有情要之諸傳說皆通可參用

甲申 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衛惠三蔡桓十八鄭厲四曹莊五陳莊三杞靖七宋莊十三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傳古者諸

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何氏曰王者畿內千里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汪氏曰賻因喪事而求且諸侯所當歸也車則非諸侯之所當歸矣然猶服御之物也金則直為貪利爾世愈降而失愈甚頃王之周又非桓王之周矣夫上有好去聲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

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末至於簒弑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張氏曰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

以庸益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爲况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畿内租税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以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示譏家父爲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見矣臨川吴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貢而天子乏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况諸侯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家氏曰求之爲言者下之人有求於上也各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萬乘之尊而徼需猥及於不禀命之諸侯始之求賻猶曰諸侯不賻天子求之以愧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孫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責諸侯之無王也高氏曰桓無王豈獨桓受其貶天王之惡亦大矣

弑逆不誅又數聘之又命大夫有求不王甚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之不赴著諸侯之不臣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惟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干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

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傳譏奪正也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

君其說是也杜氏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經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固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姦乎啖氏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陳氏曰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嬌子伯子皮而衎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張氏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葢天子至尊而諸侯次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斯民是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愛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為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為國君而失位出奔皆以自出書之所以罪其自失也書爵不名者罪輕惡淺其位為未絕突以庶孽奪

嫡初與權臣比而簒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書名絶之也高氏曰前年蔡從宋伐鄭突曷為奔蔡曰宋人以蔡伐鄭而蔡聽命焉蔡之於突實無憾○汪氏曰春秋書君出奔者十有二鄭突衛朔燕欵蔡朱莒庚與邾益皆書名啖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鄭忽曹覊莒展與不稱爵者忽覊未成君展與雖踰年而以弑立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叔武攝而位未絶也衛衎位已絶而不名者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而剽之簒實逆非如忽黜年可以兩君言之也鄭侏儒不名小國紀録間畧耳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六月乙亥昭公入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傳反正也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鄭人謂

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

杜氏曰忽嘗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稱世子者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劉氏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不能君國嘗為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於天子者也若偏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予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薛氏曰突書鄭伯已成君也忽書世子明突之不當得立也項氏曰突雖不正而國人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不以為君也陳氏曰稱世子以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

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

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

陸氏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高氏曰不曰復歸

則無以知其嘗有國復歸者又異於常之歸復入者又難於常之入也

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

汪氏曰復者還反其舊之謂國本其所有不幸失國而去今得復其國而歸也故鄭忽曹襄衛鄭衛衎皆稱復歸衛鄭之再歸與曹負芻之歸不稱復者衛鄭戕本枝而不悛負芻篡冢嫡而幸免其復皆非義也

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劉氏曰復歸有君臣之異以其世也故可言復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而言復者效其竊取位之意也

或曰復厭詞也

張氏曰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月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衎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

君也汪氏曰前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强弱見矣突之歸不係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廬陵李氏曰忽自此年歸至十七年見弑並不書鄭伯者此忽終不能君之驗也又曰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也大夫失位稱復歸者衛元咺也○劉氏曰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如忽之奔豈有不得已亦何惡乎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簒國何故出入無惡乎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許大音泰嶽之裔杜氏曰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先王建國迫於齊

鄭不得奉其社稷汪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年鄭亂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已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也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仲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糞除宗廟汪氏曰糞掃也亦作折聘禮既折以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范氏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入云者難詞也劉氏曰稱入何難也何難焉鄭亂而後入也陸氏曰本無位則稱入陳氏曰許叔稱字以是為宜入也是故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則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高氏曰

叔無罪書名則入纂者無辨家氏曰許叔之入入之善者也衛朔之入鄭突之入入之惡者也廬陵李氏曰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入國而不得其道故書字書入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公子而書入鄭突衛朔亂倫失政已失國而又復春秋以其逆也故書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春秋侯其改過也故書爵書入而不名胡氏於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詞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於衛朔曰逆詞則鄭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為許叔本小國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入者出入皆惡明當誅是蓋不知入許之本末而妄為此說也左氏歸入例亦多不合此條穀梁得之張氏曰諸侯進以正乃可以正邦國因亂竊入已之不正無以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所不受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穀作蒿

左傳謀定許也張氏曰入許之役鄭莊以壤地相接欲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齊魯讓而不受乃與鄭人令鄭不能有齊魯又為之謀以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高氏曰魯嘗為齊絶襄新立復通好自是與文姜為鳥獸之行而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以齊侯為主廬陵李氏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并之故糾合齊魯以為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共利難於獨專滅國之罪齊魯既避而不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説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秉鄭亂以入而齊魯會艾以定之蓋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為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已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則已推見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日之失矣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並外之也杜氏曰牟國在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並外之也何氏曰桓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衆衆足責故並外之孫氏曰皆微國之君賤其相與朝弑逆之人貶之也朱子曰朝非微者之禮其

外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董子曰為

天王崩而相朝故貶劉氏曰滕薛之旅見也與邾牟葛為𨚍滕薛之貶輕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贈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重也陳氏曰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故貶人之張氏曰朝桓多矣春秋獨於滕貶子穀鄧名之邾牟葛人之盖滕子先諸國而朝穀鄧自遠而至邾牟葛以諸侯之貴旅見

於惡人之朝以事天子之禮事亂臣賊子故特貶三者以示法其餘從同同蜀杜氏曰聖人不與諸侯之朝桓獨來則損其爵二國則貶而名三國則人而賤之益三國班見所以人之也杜元凱以為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時遣世子聘劉氏曰世子不當稱君朝凡書世子朝皆貶之也不應沒其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杜氏曰櫟鄭別都在河南陽翟縣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高氏曰前曰歸恃宋與仲令曰入宋怒而仲不納亦見其義不容也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杜氏曰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楚有陳蔡不羮音郎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事見左傳昭公十一年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

國已復矣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都也入于櫟言將逼鄭也鄭忽反矣突因櫟以有鄭忽浸微而不見矣春秋因忽浸微而不見以著大都之害閔忽之無臣子而不足以有立也張氏曰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櫟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畧其入國者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按傳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以見忽亹儀之為君末矣而不足紀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謹強都之害書突入櫟而不書其入鄭書晉滅下陽而不書其滅虢責鄭之失虎牢與魯之隳郈費皆此意也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

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木訥趙氏曰諸侯再入不至於國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已鄭突名而衛衎不名衎書復歸于衛而突不書歸于鄭此正與不正之辨也衛衎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突之出位固非其位乃篡也突入櫟將迫兄而出之謀再篡也衎自夷儀入春秋書之以明衎之當有衛也突入鄭不書明突不當有鄭也家氏曰鄭有君而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魯桓與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篡至於再三故魯史崇突而卑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正之不能保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上公有齊侯袲昌氏反公作侈

左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杜氏曰袲宋地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永嘉呂氏曰或疑宋既責賂於突而伐鄭不當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忽奔于衛而袲之會則衛與焉突奔蔡而曹之會蔡與焉謂衛不應伐忽以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但據經伐鄭二字則突在櫟忽在鄭為伐忽明矣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薛氏曰春秋亂世以不正討正以不義伐義者衆故非所當納者奪之名所以别白黑

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

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强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而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張氏曰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獨陳侯疑之爾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而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奔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自而然哉葢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釁諸侯有所責故判其亂幸其為貪其賄黨其邪自突入櫟故詳書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賄故也

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杜氏曰先行會禮而後伐王氏曰四國會于宋之衰則宋主兵矣宋莊與突始恩中離今又主兵納之是得為以常德立武者乎陳氏曰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會于某而後侵若棐林重丘牡丘名陵是也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汪氏曰此于衰伐鄭穀梁以為非其疑棐林伐鄭穀梁以為著其美益於衰所以納以尊正之人而棐林所以討從楚侵宋之罪故不同爾此書公會三國之君修會禮于衰然後伐鄭見其先疑而後決也宣元年書四國之君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見諸侯皆從晉師以討有罪也文相似而實不同也名陵侵楚雖非疑辭然傳稱劉文公合諸侯于名陵謀伐楚則是不協而謀之矣經書會于名陵侵楚譏之也若夫襄五年會城棣救陳不書會十八年會魯濟同伐齊不書

會二十五年會夷儀伐齊不書伐齊葢救陳為齊美其有恤患討罪之實故皆不書會夷儀受賂而縱大惡是以不書伐也○廬陵李氏曰穀梁地而後侵伐例三此年于夷伐鄭及宣元年棐林伐鄭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棐林傳曰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葢以為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録其會地召陵傳曰志疑也疏曰一會之中十九國衆力之強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境則責諸侯之移居然可曉觀此說則是三役者其疑同而得失異矣陳氏張氏亦善發明穀梁者獨公羊以為善録義兵觀下文書至以貶公則恐不如左氏之得事情也

乙酉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齊襄二晉緡九衛惠四蔡桓十九鄭厲五昭公忽元年曹莊六陳莊四杞靖八宋莊十四秦武二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張氏曰於此又邀蔡黨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周禮注等猶等差也辨別也別尊卑之位位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

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茅堂胡氏曰諸侯朝會序列以爵之尊卑則名正以國之大小則亂賓蔡嘗先衛令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汪氏曰如商鞅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之類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汪氏曰如趙高指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之類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

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家氏曰自去冬迄今夏三書會宋再書伐鄭不間以他事誅宋魯之輔簒而干正也○高氏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從今又與陳同伐益突善結諸侯故也宋初伐突期於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為之故以宋首惡也張氏曰自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朔與母構兄姦惡之雄因同惡之合陵蔡而居其上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恃强衆陵寡弱如此及桓公之興而後少抑焉汪氏曰蔡衛皆姬姓侯爵而或先或後者率以私意為進退也故此年會曹先衛代鄭先蔡而盟踐土會宋會召陵侵楚蔡又先衛會鄄衛又先蔡紛更不一故會鄄盟幽侵蔡會首止盟新城會鹹盟牡丘會淮盟新城會斐林盟蜀

襄五年會戚會鄬則陳先於衛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于袲此年伐鄭會宋會虢會召陵則衛先於陳此年伐鄭伐衛納朔次郎會北杏盟齊會盂圍宋盟翟泉會虢則以陳先蔡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溫襄二十四年伐鄭會宋會申再伐吳會召陵敗雞父則又以蔡先陳是皆先後之無常無非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也又其甚者許以男而先曹伯淮之會則又先邢侯莒邾以子而先薛伯杞伯矣齊桓以侯而先宋公則曰主盟也晉霸而後會盟亦以侯而先宋公則亦曰主盟也然自晉伯之後齊亦以侯而先宋公矣齊世子光盟雞澤至會相皆序小邾子之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似也然伐鄭戍虎牢之役則序滕子薛伯杞伯之上亳城北蕭魚之役則序莒邾之上夫以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亦宜序薛伯杞伯之下況齊光未誓於天子乎據傳於戍虎牢之役謂齊太子光先至於師

故長於滕亳北之役謂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則亦以至之先後易其序耳嗟夫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典禮廢壞諸侯放恣惟力是視不復以爵之貴賤討崇卑而專以國之强弱相上下矣是故隱公之時滕薛朝魯而爭長此猶皆侯爵也桓公之時魯以周班後鄭而鄭有郎之戰則已不計爵次矣馴致春秋季世宋虢之會楚以蠻夷而爭晉先揷春秋之終吳且爭長於黄池而主會矣雖然春秋於諸侯爵次之紊亂從主會者之所為而不革者所以彰其失也宋虢先晉黄池以兩伯言之所以抑其强也宋虢黄池待貶絶以見罪惡其餘從主會者之所為不貶絶以見罪惡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左傳以飲至之禮也穀梁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程子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范氏曰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之甚喜得全歸故志之高郵孫氏曰重其兩伐正而納篡故危之也臨川吳氏曰公至常事書者皆譏也家氏曰自去年十一月會伐師未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歷三時之久乃歸暴師一年為是逆禮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

冬城向

左傳書時也吳氏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縱是周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汪氏曰凡書城

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功則無妨農之病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

召而不往也陳氏曰衛人立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茍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也故蔡人立東國而朱出郲人立君而侏儒出皆書奔而已矣張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之說必有所傳矣汪氏曰公穀皆云衛朔獲罪於天子今考左傳衛朔之復入放黔牟於周則黔牟之立天子與有力焉不然二公子怨朔矣待五年而逐之哉廬陵李氏曰朔得罪天子之說公穀皆以為天子名而不往詳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天子名之發小衆不能使行朔走在岱陰齊地託疾而止不就罪也漢禮諸侯有疾自稱負茲舍止也張氏發明之是矣但公羊文意迂晦不明有類傳聞之詞未審然否

丙戊 莊王十有七年 齊襄三 晉緡十 衛惠五 黔牟元年 蔡桓二十卒 鄭厲六 昭二 曹莊七 陳莊二年

五杞靖九宋莊十五
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氏曰黄齊地張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汪氏曰黄紀地後屬齊汪氏曰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三年之後齊遽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則非紀之削弱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張弱亦具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榖作反趡翠軌反

左傳尋蔑之盟也杜氏曰趡魯地臨川吳氏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渝盟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不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五年邾同年葛朝魯既朝之後二國欲尋蔑盟而平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

盟而公與之盟也高氏曰趡我地彼來而我及之也與蔑之盟同邾來為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耶汪氏曰下書伐邾則趡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以國君之重而其心無所適主尚足貴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缺夏字奚穀作郎

齊魯交兵之始左傳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杜氏曰奚魯地臨川吳氏曰此齊師來侵魯境而魯與之戰也盟黃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王氏發義曰不言及者主名疆吏得公命與戰微者故不書高氏曰不書敗蓋魯敗也汪氏曰或謂此公戰諱不言公竊考明

年公會齊侯于濼則齊魯之怨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故知戰奚乃内之微者而戰宋戰乾時戰升陘則公及而諱之也亦猶盟宿乃内之微者而盟幽盟齊盟翟泉盟處父則諱公也筆削之指當連上下文并前後事蹟觀之執一例則拘矣廬陵李氏曰及戰例三此年奚莊九年乾時僖二十二年升陘是也乾時升陘諱公此戰穀梁亦以為諱公左氏以為公不親臨胡氏無傳未知孰是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左傳蔡桓侯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季字也啖氏曰蔡侯之弟歸而合義故字之汪氏曰諸侯之兄弟例稱字蔡叔許叔蔡季紀季是也許叔懼于鄭紀季迫於齊故以難而書入此則蔡人名之順且易故曰歸然皆無罪是以稱字蔡叔以國君之弟出會盟無譏貶故亦稱字衛叔武則以攝君故不稱字而曰衛子歸順詞高郵孫氏曰是可歸而歸也則歸者善也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

是以見貴於春秋劉氏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異鍼以富懼誅季以賢見疑俱不得安其身而季為顯矣永嘉呂氏曰突歸于鄭則名之赤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蔡季歸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其終不為君也張氏曰返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名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為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家氏曰蔡季之歸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書歸褒也獻武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於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說左氏者乃謂季獻武為一人愚竊惑焉廬陵李氏曰春秋兄弟之歸者惟蔡季與季子或稱字或稱子美之也非若陳黄楚比之書名者比矣書大夫之字某而歸者七季之自陳非若元咺孫林父公孟彄之假力於晉齊者比矣又曰兄弟之取貴於春秋者惟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肸之

不仕與夫季子之來歸而已皆書字以責之衛鱄雖合於春秋而不得同於書字之例者主於書弟以罪衛侯而鱄亦無可美也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周禮職喪掌諸侯之來凡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啖氏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唯蔡桓稱侯蓋蔡季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故特書之明得禮也陸氏曰按左傳史記世本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桓侯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史國史因而紀之故春秋特書之高氏曰春秋因褒見貶舉一是則衆非可知

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劉氏曰諸侯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則桓侯非賢而蔡季請之可知矣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

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朱子曰子路之意實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也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音幣焉斯已矣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

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論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朱子註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

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陸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

劉氏曰稱其本爵者誄之於天子者也汪氏曰近世仕於時者其親友僕隸皆以其未得官爵為稱謂暨其死也銘旌墓誌止稱所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者為虛位沒而稱者為定名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為黄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為黄之盟而八月伐之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戰奚伐邾並見于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棄如

數屢瀆信而不仁甚矣王氏曰隱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春秋已罪其失信今春與邾盟秋又及之衛稱兵無信尤甚矣況桓非隱之比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高氏曰無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趙氏曰左氏云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官豈不知朔及每日甲子乎何待日官日御哉

附錄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六黔牟二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子亹元年曹莊八陳莊六杞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簒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

王者明弒君之賊雖已身沒而王法不得赦也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始桓之事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當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王氏曰桓公立十八年而傳嗣易世非不久也王朝之討不加三遣使下聘

而追錫之命豈為桓無王而周亦不能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王法治之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王誅桓公之終身無王也明年錫命王不稱天譏天王之卒於不王也弑君之賊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故漢之王莽弑平帝魏之司馬昭弑高貴鄉公唐之韋后弑中宗之類前史皆隱其迹而朱子於通鑑綱目必正其大惡之名使其罪暴白於萬世豈非竊取春秋之義歟

公會齊侯于濼

杜氏曰濼水名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

姜如齊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内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范氏曰實驕伉而不制故不言及陸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何夫人之伉公失為夫之道也劉氏曰不言及而言與猶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

按齊詩惡去聲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

汪氏曰筍取魚罷齊人以敝筍不能制大魚比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永嘉呂氏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釐不敢越者夫豈強拂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在未然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許穆夫人欲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日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也嚴矣違此者未有不敗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知帥人者也知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孫氏曰濼

之會夫人在是也不言公及夫人會夫人之行甚矣不可言及也不可言及公弗能制也王氏曰言遂如齊見夫人由濼而往也薛氏曰不言及而言與何公不能制乎內而遂與之如齊曰與伉也齊侯虎狼也實有鳥獸之行齊魯之間非一日也以禮相見猶不保其無變況親與為非禮而又私狎之也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伉也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凡事之興於常者禍之所從起觀公與夫人如齊之書則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聖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臨川吴氏曰此行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濼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夫婦既同出公不可獨反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汪氏曰與之為言乃黨與匹敵之意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尊及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傳稱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又曰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别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豈不信哉○趙氏曰公羊云不言及夫人夫人外公也按聖人設教不應如此煩碎公羊之説非也王氏曰公羊經脱與字故辭費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穀梁傳其地于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没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音遜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趙氏曰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其地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弒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石氏曰其以喪致痛之也蜀杜氏曰仁者為國之本三綱五常所由出也禮者人倫之本君臣上下所由正也隱將授桓而弒之非仁也適

鄭國而以夫人行非禮也始以不仁而立終以非禮而亡春秋以為甚惡也或問桓公弑逆凡魯國之人皆宜與之絶齊人惡之宜矣春秋何以諱之曰公薨于齊又曰葬我君桓公哉此與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斷桀紂為匹夫之意甚矣○茅堂胡氏曰春秋於隱不書葬於桓不書王諸侯來朝而黙其爵冢宰來聘而書其名若此類治桓之罪嚴矣豈特與名為幽厲指為匹夫比乎齊人以私殺桓非以賊討之也其曰葬我君桓公又以見天王方伯魯臣子之罪矣非聖人誰能修之髙氏曰桓弑立不免見殺於人天理亦不僭矣春秋不以討賊書者齊襄殺之非討弑隱之罪不以賊討所以絶無已之亂也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廬陵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凡弟之倫而天理頽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

賊子之禍接蹟於史冊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邾牟葛之朝紀大水雨雪無氷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為人往往亦不義而得衆故即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嬴之會讙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為莫已害矣孰知禍之起於帷薄哉此益天理之應也胡氏曰隱公之讐在內在內者討于是春秋於桓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為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彼三傳之說何足以知之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諡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涉他國之君而

近於不殺矣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氏曰時齊强大非臣子所能討陸氏曰賊在異國故可葬陳氏曰見殺於他邦雖讎不復書葬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如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茅堂胡氏曰桓公薨于齊賊未討而書葬何也桓公弒君之賊其討宜也然齊人自以其私憤殺之非討其弒君之罪又聖人於魯

事有君臣之義難以明著其罪也桓書其葬而桓之罪顯矣如蔡般弑君父之賊也楚虔誘討兩皆書名亦此意也家氏曰桓簒國之賊魯臣子不能為隱復讎令死於鄭國受斃艷妻自其身而言固為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於陳陳佗之死於蔡殆無以異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汪氏曰春秋君弑而書葬者有九衛桓齊襄陳靈則賊已誅者也鄭僖齊悼則經不書弑者也蔡景之葬譏刺天下之諸侯也許悼之葬不使止為弑父也蔡靈讎在外而亦弑逆之賊與魯桓同楚虔之殯於比亦猶齊諸兒之殯於無知也蔡般讎在內賊已討而賊微不書且以蔡般背楚誑吳應受斃於盜賊也聖人之書法如化工之生物其筆削無不適於天理之當然也或者乃謂桓公之葬魯人但以殺彭生為賊已討夫賊不討而不葬孔子削之也非謂魯人不葬也苟謂臣子葬之即書于經則晉欒書葬厲公于翼東門之

外齊崔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何以不書葬恥

春秋大全卷六